

酸
甜
苦
辣
的
回
味

張道藩著

第一部：自述

第一部：自述

酸甜苦辣的回味

我怎樣的參加中國國民黨

我出生在貴州西部盤縣城郊一個清寒的家庭。在前清時代地方上的人，雖然都羨慕我們那世代書香門第，却是暗中又在那裡笑我們貧窮。在我年幼的時候，本族大部份的人還是聚居在北門外崇山營張家坡三大進古老的住宅裡。我們有三個大宅院因此也有三重大門。在那些大門上除了掛着六塊「進士」、四塊「文魁」的橫匾而外，還有滿清皇帝頒賜旌表節孝的「貞壽之門」「德壽雙高」等直形的匾額。第一道大龍門前面是一個大院壩。左右兩邊排着七八對桅竿。那都是祖先們得過進士舉人功名的標記。至於族人當年先後中文武秀才或武舉人那就更多了。由家譜記載裡我知道一百多年以來族中好多位祖先們曾經先後在四川、雲南、浙江、湖北、江西和本省做過官。

大官祇做到知州、知縣。小官則州判、教諭、巡檢等等都有。我的祖父是個進士，分發在四川。還沒有做到官在他卅二歲時就逝世了。我的父親成了孤兒，自幼失學，雖曾苦讀，後來始終沒有得到過甚麼功名，也沒有做過清朝的甚麼官，但却教出了許多有成就的學生。

一、幼年環境與所受的教育

我既出生在這樣的家庭，幼時自然免不了一腦子的讀書、求功名和做官的想法。到我十多歲的時候前清的科舉考試廢除了，各省先後興辦了新的學校（當時一般人都稱之為「洋學堂」）；我的思想才有一些轉變。我在十四歲以前讀的書就是千字文、龍文鞭影、千家詩、幼學瓊林、對子書、四書、詩經等書。當時的老師祇教學生們讀而不講。我的悟性又差，所以讀了許多書都不能完全了解，也得不到讀書的樂趣。後來父親教我讀了當時編的許多新知識的書如啓蒙歌略、地球韻言、韻史（以韻文編寫中國簡史）、萬國都邑歌等等。因為是韻文，易讀、易記，也容易了解，我才對於讀

書感覺有興趣。我以後許多年能够隨便對人說出任何一國首都的名稱，他們都很驚奇。其實不過是我把萬國都邑歌讀得爛熟而已，並沒有其他的奧妙。直到宣統元年一位私塾老師教我讀了兩本虛字會通法（也是當時的新學書之一）和一本短篇論說（記得是邵伯棠著的），我才漸漸的懂得甚麼叫做文章。同時因為對於之，乎，也，者，矣，焉，哉，以及且夫，嗚乎，嗟乎，等等虛字的意義大致有了瞭解，回頭再讀過去讀過的經書也就容易懂得多了。

到了宣統三年我考入了本縣的高等小學，（照當時的學制高小四年畢業。等於現在高級小學二年加上初中二年。）課程中有讀經講經，纔有老師給我講解孟子和詩經。此外還有一門功課叫做「修身」。我記得我所讀的修身教科書是「諸暨蔡元培」著的中學修身。這一本書和我以前所讀舊書，以及我所受的家庭教育，使我對於中國固有的道德倫理觀念（譬如忠孝等）有了很多的認識。也對我一生爲人處世有很大的影響。從好一方面說，是給我打好了一些中國固有文化的底子。從壞的一方面說使我後來對於西洋文化很感覺不容易接受。這自然就是所謂「先入爲主」的關係了。

後來因爲族中有兩位長輩在日本留學常常寄回新民叢報等刊物，讀了以後增加了不少的新智識。辛亥起義各省先後光復，在國父和各革命先烈先進奮鬥犧牲從事建立中華民國的一段時期間，我由報刊上讀到許多有關革命的文告和通電，使我對於中國爲甚麼要革命，爲甚麼要推翻滿清帝制政府和爲甚麼要建立一個「民國」有了更多的認識。我的思想慢慢的發生了變化。可是當時我絕對沒有想到，後來會參加一種革命團體，成爲一個革命黨員。

二、秘密加入中國革命黨

民國成立以後我最崇拜的偉大人物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其次，因爲讀新民叢報，由愛其文而敬佩其人的，是梁任公。再其次，因爲與自己家鄉有關的，是蔡松坡和唐繼堯。稍後則對黎元洪、黃興也很佩服。以爲他們都是了不得的革命人物（可是後來黎元洪使我非常失望）。當我知道我族中有一個在日本參加同盟會的叔叔家瑞，回到本省與王文華先生進行革命工作，反對當時的貴州都督劉顯世，我非常的感觉驕傲。

但是使我和革命黨直接發生關係的人，却是我的家駿七叔。那已是民國五年春季的事了。我民國三年在本城高等小學畢業以後，因為無力量到貴陽升學去進中學或優級師範（每年祇不過需費二三十銀元），紙有苦悶的待家裡自修。

不久以後，鄰縣普安所屬的饋子窩地方一個姓易名曉南的紳士開辦了一個私立兩等小學（初級和高級小學），聘我去當教員。此地離盤縣有九十華里。乘滑竿須兩天才能到達。月薪是當時的現銀十二元。（當時物價一銀元可買雞蛋三百個或最好的煤炭一噸，豬肉兩角錢一斤。）我在不得已而求其次心情下接受了這個職務。於民國四年二月到饋子窩去教書。那年我十八歲，那是第一次離開父母，也是第一次離開家鄉，同時也是第一次做事賺錢！本城的人因為我能夠每月賺十二塊銀元非常羨慕。我所教的功課是兩級的算術、音樂、圖畫、習字、體操和初級的國文。這些功課，除了體操而外，我都還能夠勝任。因為我自己在高等四年八個學期考試有七個學期考得第一，畢業考試也是第一。那時去教小學正是現蒸熱賣，當然可以應付的。我記得當時最難應付的不是所教功課，而是高級部的幾個比我年紀大三五歲不等的五六個學生。

有一個年齡廿四歲的學生最會搗亂，事事和我爲難，常常提出許多刁難的問題，如果我不能解答或答錯時，他就企圖把我趕走。他這樣一來，倒使我提高了警覺，時時小心準備教材。結果總算沒有被他難倒。其實此人相當聰敏，可惜不知道把他的聰敏，用在用功讀書上，後來終久因爲幾乎打死一個同學被學校開除了。當了一年的小學教員於我有很大的益處。第一使我因小心準備教課，覺得對於過去讀過的書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第二使我有機會學了一點與同事們相處的方法。第三使我由報刊雜誌裡知道更多有關革命的事情。第四使我多讀了幾部小說。（在高小未畢業以前先父祇准我讀過一部三國演義，在饋子窰我讀了水滸傳、列國演義、紅樓夢、花月痕、二度梅、西遊記等小說。）因爲已經會留心時事的關係，所以知道了中國二次革命的簡單情況。也知道了袁世凱如何摧殘當時的革命黨和籌安會那一些人如何擁戴袁世凱做皇帝。又知道袁世凱如何解散了當時國會而登上洪憲皇帝的寶座。（我的光煒五叔是當時國會參議院的議員，國會被解散後，他應雲南督軍唐繼堯之約赴昆明做事。由北京回籍過饋子窰住了一夜，告訴我許多有關當時政治上變化的事情。）在民國五年的春

天我的運動七叔要我替他保管一包秘密文件，並且告訴我不能讓家族親友知道這件事。萬一洩漏出去，縣長知道了，我們可能有性命的危險。我問他要我保管究竟是甚麼文件？他說是中華革命黨的入黨志願書和誓詞。隨即打開給我看，並且說他已經是中華革命黨的黨員。同時告訴我領導中華革命黨的就是創造中華民國的孫中山先生，這個黨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打倒袁世凱的洪憲皇帝恢復共和國體。他的任務是要在盤縣找五十到一百個人加入中華革命黨，他希望我將來也參加做一個黨員。我知了這件事以後非常的興奮。在我保管這些文件期間，他曾經先後找到廿多人加入中華革命黨。到了陰曆六月中旬，五叔由昆明有信給我，要我立即趕到昆明，隨同他一道去北京讀書，我才將這批文件交還了七叔。在我離家前兩日的一個深夜，七叔叫我填了中華革命黨的志願書，又蓋了指印，並令我在家堂祖先神主牌前面小聲讀了誓詞，又打了指模，然後他將這兩種文件收好，又告訴我說：「你從此以後已是中華革命黨的黨員了。你到北京要絕對保守秘密，不能和任何人說到你加入黨的事。以後怎樣和黨取得

連絡我會想法子寫秘密信告訴你，或者介紹同志去找你。」可是自從此次和七叔分別以後，我再也沒有得他任何消息。我也從來沒有得到過中華革命黨的黨證。

三、由平津轉往塞外就業

民國五年夏天在袁世凱洪憲皇帝死了以後，國會又恢復了。我追隨着五叔嬭及道同弟由昆明乘滇安鐵路到海防，改乘船經過香港到了上海。五叔因為要趕在參議院復會日期前抵達北京，所以由上海乘津浦鐵路火車先去北京。我帶了僕人和許多行李，由上海乘船到天津轉赴北京。因為替五叔送貴州土產禮物給住在天津的嚴範蓀先生，乃得拜識這位老教育家。他在前清光緒初年曾經做過貴州學臺。五叔是在他任內得中了舉人的，所以成了他的得意門生。嚴太老師見了我時非常高興。問我到北京後是讀書還是做事。我告訴他是讀書。他說「南開學校是我和幾個朋友創辦的。我希望你到南開來讀書。你的叔叔是我的門生，我希望你也是我的學生。」這是我後來進南開學校的來由。民國六年張勳擁護滿清廢帝溥儀復辟重做皇帝，又把國會解散。五叔失

業，對我讀書發生了困難。恰巧在暑假期間笏香五叔祖被派任歸綏（即後來之綏遠省）、察哈爾兩特別區（此兩特別區當時尚未成行省）烟酒公賣總局的總辦。把我帶到歸化城總局去工作。因此我在南開讀書中輟了。這個總局之下祇有張家口和包頭兩個分局比較是好缺。張家口局長給了當時總統徐世昌的弟弟徐某，而烟酒公賣總署長交下來的魏毓生先生祇能出長包頭分局。因為當時包頭及其附近幾縣範圍以內有大土匪陸占魁，到處搶劫殺人放火，又包頭一帶鼠疫盛行，所以魏先生不願去。後來因實無其他更好位置可得，乃不能不去，但找不到助理人員，因為誰都怕被土匪搶劫殺害；更怕鼠疫傳染死亡。所以魏先生竟以「如果總辦讓道落到包頭去幫我的忙我就去，否則我祇好打道回北京。」五叔祖不得已祇好同意讓我和他去。因此我到包頭做過兩年工作。初到半年我是個辦事員月薪六十元。後來因為我工作成績不錯，改派為科員月薪一百元。每月除了薪水之外，我還可以和分局內同事們分享向來稅收機關所有的漏規規費。每月多則得五、六十元，少亦有二、三十元。有此種收入已够我自己一人的開消而有餘。所以我每月的薪水除了以一小部份寄奉父母添補家用而外，就存

儲起來作爲再讀書的用費。

四、響應勤工儉學決心赴法

我除辦公之外不特溫習舊課，同時還讀函授英文和日文。我當時本有留學日本的打算。等到民國八年秋天回到北京的時候，正是五四運動進行之際，許多留日學生因爲痛恨日本侵略中國，都返回祖國了。因此我也打消了留學日本的原意，再回南開學校讀書。在返校之後使我受刺激最深的，是看到我兩年前的同班同學們都升班了，我的自卑感使我不能安心，也不甘心再讀下去。每天化很多的功夫和同學們作反日講演宣傳或參加其他愛國活動。時間一久，自己覺得終日這樣做不能好好讀書，不是根本愛國之道。

正在我徬徨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吳稚暉先生到南開作講演，鼓吹青年到法國去勤工儉學，我頗爲所動，居然大膽的到吳先生所住的旅館去拜訪他。承他親切的接見，誠懇的指示，並且介紹我給南開第二宿舍舍監姜更生先生，請他指導我如何進行

赴法勤工儉學。當時的姜先生也和吳稚老一樣自命爲無政府主義者。我當時對於無政府主義並不甚了了，可是我對吳、姜兩先生都很尊敬。在和姜先生兩次親切晤談之後，我決定到法國去勤工儉學。十月下旬我向學校請了兩星期的假，到上海去辦護照和洽購船票。一切應辦的事完畢以後，我到杭州去省視五叔祖父母。五叔祖頭一天領我乘船遊覽西湖名勝。我談到說要去法國勤工儉學的事，他開始並不贊成，後來因爲我堅決表示非去不可，他也就不再反對。不料我第二天去向他們辭行的時候，五叔祖忽然堅決的反對我到法國去。我仍然堅持原意。五叔祖見我意志非常堅定，叫我必須先發電請求我的父母同意之後方可前去。我告訴他說：「我不能這樣做，如果去電表示，我的父母是不會允許我到外國去讀書的，因爲他們正來信要我回到家鄉去結婚。」五叔祖就對我說：「你這孩子真淘氣，你要知道你是一個獨生子，你不告知父母就到外國去，你的父母對你這種不孝的行爲不特不高興，而且還會誤會我們爲甚麼不阻止你。」我笑笑回答：「我希望我的父母能夠寬恕我這一次的不孝。我到了法國之後會詳稟父母，說明您兩位老人都曾經阻止過我的。」他們兩位老人也祇好嘆氣。最後

五叔祖說：「你一定要去，將來如果需要我幫助你的時候，祇要我力量所及，我會幫助你的。」我表示了感謝之後，乘當天下午的火車到上海，住了一夜，就乘津浦路火車回到天津。

我到學校要求晉見校長張伯苓先生，將我決定去法國勤工儉學的事告訴他，滿以為會得到他的贊許。那曉得他竟大不以為然。他問我：「你學過法國語文嗎？」我答：「沒有！」他說：「你這孩子真胡鬧！法國話都不會說幾句，你到了法國怎麼能做工？又怎麼能儉學？」我說：「那些華工到法國去以前不是也不懂法國話嗎？」他說：「他們是去做簡單的苦工，祇要身體強壯吃苦就成。你是想去勤工儉學，你必須能夠得到酬勞比較多的工作，才能達到一面工作一面讀書的目的。你如果祇想去做一名工人，那又何必到外國去？在中國做工不是也一樣嗎？看你身體這樣瘦弱，恐怕想做一個單純的工人還不够格呢！」我說：「校長，我的護照船票弄好了，無論如何我願意去試一試。」他見我意志極其堅定，點了點頭對我說：「試一試，這句話說得好。你既一定非去不可，那就去試一試罷。天下許多事祇要有決心去試，總有一天會

有成就的。我希望你將來會成功。」接着我獲得了張校長的允許離開了南開。於十一月中旬就到上海去準備行裝，候船起程去法國。

五、啓程前晉謁國父求教

在候船期間，我們認識不久將要同船出國的十二個青年共同寫了一封非常懇切的信給當時正在上海的國父孫中山先生，說明我們轉赴法國勤工儉學，請求賜一機會讓我們晉謁求教。我們當時不過想試試看，原不敢想國父會約見我們的。那知道兩天之後得到回信指定日期時間教我們到他莫利哀路的公館見面。我們當時真是喜出望外。到了要去晉謁的時候，臨時又有六個同船的青年朋友一定要跟我們去見國父。我們沒有辦法祇好胡胡塗塗的帶了他們一同去。到了孫公館才向孫先生的秘書說明白臨時又加了六個人。幸而沒有遭拒絕。我們先被引導進入一個大客廳，在一個長方形的大餐桌似的桌子周圍坐下。不一會國父微笑着走入客廳，我們大家起立鞠躬致敬。國父點頭回禮，以右手示意說：「請坐，請坐。」我們大家遵命坐下。國父按着我們桌上的

名單，一一叫我們的姓名。他稱我們爲「某君某某」，我們一一應名起立。他看了看，點了一下頭，起立者再行坐下。國父又分別問我們某人到某國去學甚麼？我們十人當中，除了五個答說是要留學英國的而外，其餘都說是要去法國勤工儉學的。至於去學甚麼？我記得除了三位說到英國學工科，兩位說學法政，和要去法國的有兩個說打算學法律、哲學等而外，多數都祇說等到了法國先學法國語文，到能聽講的時候再看情形決定。

我們事前商量好了由一位比較年齡大的黃某代表我們陳述求見的意思。他的話大意如下：「孫先生，您是領導革命推翻滿清專制，創建中華民國的偉大政治家，承您今天允許我們晉謁求教，我們非常感謝，也認爲是莫大的榮幸。您對於歐洲各國的文明、政治、學術都有深切的了解，我們懇求多多給我們指示，使我們知道怎樣的好好求學，將來能夠對國家社會做一個有用的人。」

國父微笑着對我們說：「不管你們到那一國去留學，也不論你們將來學甚麼，祇要你們能夠刻苦用功切切實實的去學，將來一定會有成就的。但是你們要知道，我們中